



乘黄金降落伞 看球形的荒野

《黄金降落伞》



[美]丽芙·康斯坦丁著 张炜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

素不相识的陌生女孩安珀突然闯进达芙妮的人生，她聪明大方、美丽温柔，最重要的是她跟达芙妮有过相似的人生悲剧。安珀像上天赐予的天使，给达芙妮带来久违的心灵慰藉，她们仿如亲姐妹。是真的巧合，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达芙妮气质优雅高贵，嫁给地产大亨杰克逊，有两个可爱的女儿，过着人人羡慕的上流生活。安珀处心积虑接近她，讨好她，诱惑她的丈夫，达芙妮步步退让，她真的是一个任人玩弄于股掌的傻白甜吗？

安珀企图鸠占鹊巢，她能如愿得到她想要的上流生活、完美丈夫吗？世人默认的理想生活，为什么达芙妮要拼死逃离？为何最后达芙妮笑着对安珀说“谢谢你，我的黄金降落伞”。

人们总是轻易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而这往往是错觉。

《一生所寻不过爱与自由》



李银河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在这部作品中，李银河用直白且有力、细腻且真挚的文字，向她数以千万计的拥趸谈爱、谈自由，谈她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作者摒弃了一个社会学家和文化斗士的身份，而去审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内心，直率地表达了她对生命的真感受和深邃思考。

本书是李银河远离繁华喧嚣的都市，隐居乡下和海滨，每日独对日月星辰、海浪潮涌、四季轮转所写下的，是她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她内心矛盾、挣扎的记录。

无论怎样，她对爱与自由的追寻从未消退过，正如书中所言：“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地去爱自己喜欢的人，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的人生宣言。”

《间谍先生：豺狼的日子》



[英]弗·福塞斯著 姜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年8月25日，星期天，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劝阻，出席一场声势浩大的公众聚会。

豺狼，受雇在这一天刺杀总统戴高乐。

强大的法国警方对此一筹莫展。因为没人知道豺狼在哪儿，更没人知道该如何确保那位固执的总统的安全。

此刻，豺狼的枪已远远架好。他能清楚地看见目标的五官：隐在平顶军帽下的眉毛，凝视着的双眼以及法国人那高耸的鼻子。

这一次，戴高乐总统比他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

提起间谍和跨国阴谋，福塞斯是当之无愧的悬念大师，其巧妙地用叙事手法、技巧深深地迷惑着读者。

作者福塞斯阅历极深：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主张、历史恩怨、间谍手法、武器装备等了如指掌，他的小说素有“杀手指南”“间谍培训手册”之戏称。

《球形的荒野》

[日]松本清张著 曹逸冰译
文汇出版社

二战即将结束之时，日本政府公布了外交官野上显一郎病逝异国的死讯。17年后，奈良古寺里却惊现疑似野上留下的近日的笔迹。与此同时，野上的女儿久美子身边不断发生诡异事件：为她画像的知名画家自杀身亡；留宿的国际酒店突发枪击案；一个神秘女人匿名来信……

一切似乎与野上笔迹之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久美子不知道，她已站在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边缘，正一步步逼近危险的漩涡中心。

我们流浪的每一步，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松本清张彻底地改造了日本推理小说，确立了社会派在推理小说界数十年不摇的正统地位，他的写作平实细腻，同时具有深厚的文学性，罕见地得到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双重肯定，直到今天，他仍然拥有许多忠实读者。

(晓阳)

本报记者 陈俊宇

1984年7月，《上海文学》刊发了一篇小说《棋王》，作者署名阿城。小说讲述了知青“棋呆子”王一生四处寻找对手下棋、拼棋的故事，篇幅很短。看过的人，一阵惆怅一阵欢喜，“小说可以这样写啊”。

《棋王》《树王》《孩子王》三部作品合称“三王”，是阿城的代表作。一晃35年过去，“三王”出了一版又一版。读者依旧在，在急速变化的时代里各有感悟。

讲故事的人

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严肃文学也能引发轰动、成为文学现象的年代。

一个文学刊物上面发表一篇小说通过口耳相传，一两年内竟能成为整个中文世界所有爱读书的人纷纷讨论的对象。《棋王》就是如此。

“带着种种期待来读阿城，不仅没有失望，甚至远远超出我的期待。”《棋王》面世两年后的1986年，梁文道才读到文章。阿城像我小时候在香港看到在榕树底下讲故事的那种人，他有一种把什么都变成故事的魅力，属于故事世界的魔法师。”

《棋王》讲的是叙述者“我”，在下乡的路上碰见了地方上有名的一个人“王一生”，大家叫他“棋呆子”，因为他是个下棋成痴的人。王一生笑话叙事者“我”说：你读那么多书，一点实际用途都没有。可是，他自己却迷上一个看来最没有实际用途的事情，就是下象棋。

六月中旬，正值炎炎夏日，北京鼓楼西剧场，有一场取名“世事如棋”的阿城文学之夜。

现场有一位来自长春的读者。1987年，他正在念初二。某天，在高校教历史的父亲带回一本杂志，其中就转载了《棋王》。他在小凳子上一口气读完，“当我读完把杂志合上的时候，出了一口气，感觉周围的世界都不一样了，确实不一样了，天已经黑了。我觉得这个小说怎么跟我读的作品都不一样，小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写法。”

“长大之后我知道，好的小说就应该是这样写的。”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

“无论是著名的‘三王’，还是《遍地风流》里边很精炼的短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阅读了这些阿城的作品，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人性的冷酷，甚至人性的残忍。而我们这些普通人也由于阅读阿城的作品，使我们自己的人生多了一点感悟，一点体验和一些不同。”如他所言，当在母语阅读的道路上感到彷徨或者茫然的时候，就让我们回到阿城。

回到阿城

阿城作品集书封 理想国提供

没有过时的人

“下午开始刮风，圣马可广场那些接吻的人，使他们像在诀别。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

这是阿城作品《威尼斯日记》中的五月十八日日记。1992年，阿城受邀在这里住了3个月，“几乎不像日记，介于诗和散文之间，但又都不是。他能让自己的日记在文学的节奏感和呼吸感当中。”陈丹青格外喜欢也特别佩服，他说，“我在同代人当中找不到谁像他有这么好的文学感觉。”

画家、作家陈丹青认识阿城是40年前的事了。他们是同一代人。

1949年清明节，阿城出生。中学未能读完，便下乡，辗转山西、内蒙古、云南3个地方，前后历经11年。

下乡的日子里，他已经开始写作，《遍地风流》就是那时的作品。从藏着掖着到印成铅字，足足10年。“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

《棋王》初版作者漫画像 曹力 绘

家用。”阿城自认“与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

1979年，阿城从云南返京。当年9月26日，几个年轻人把自己的画挂到了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栅栏外。这是第一届星星美展，阿城也在其中。陈丹青就在这认识了他，聊得投机成了朋友。

阿城在《今天》杂志上写过一段参与星星美展的创作谈：若有隐瞒，画笔变成煮熟的猪舌头，我的笔顺着那些被阳光、被风、被尘土、被劳动、被累和汗水弄的粗糙的表面刻划，我希望纸上出现的是灵魂，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灵魂，是善良的灵魂……这些灵魂就包括了“三王”和《遍地风流》里的身影。

“在我眼里，阿城就是一个至情至性的朋友，可能我们太熟了吧，有感情在里面，这是很珍贵的朋友。”与阿城好几年未见，陈丹青也很是想念。

阿城早已封笔、鲜有露面，惦记他的却大有人在，于是作品一再出版。

“阿城老师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但是总让我有一种错觉，就是他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舞台剧《六里庄艳俗生活》发起人东东枪这样说，他从阿城写的小说里比较早地感觉到好文字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得到他的签名呢，就好像得到了海明威的签名，托尔斯泰的签名。

但陈丹青说，阿城一直没有过时，他是“作家里

写绝境的人

“绝境”，谈及阿城，贾行家更愿意从这里说起。因为阿城说，人在每个时代所碰到的相同问题，就

是绝境，“不管是古人也好，你是现在的人也好，你是未来的人也好，都会有绝境，过不去的坎。而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能够穿越这个绝境的。”

贾行家是位年届不惑的作家，出版过随笔集《尘土》。他写过一篇《一世读阿城》，所谓一世就是三十年，他与阿城就隔着三十年的岁月。

“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了。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经风干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贾行家第一次读到阿城的这段文字时双眼一热，感受到巨大的沉痛。沉痛从何而来？“我这种人放在乡下无所谓，虽然还是自己蹉跎自己的好，但无非蹉跎。不过，有些人不该如此，他们愿意，也应该走到更大的世上去，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去知道和感受。”

阿城可能就是那个“不该如此”的人。不过，阿城说自己，一直是在写绝境小说，这些人物在自己的绝境，面对蒙昧、无知和贫乏做出回应，或是不合作。

譬如，“三王”就有一种不合作之气。“不合作”是眼里没有，你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眼里依旧是有的。

早些年，阿城还说过，任何人都会有绝境的，穷人都会有，身价百亿者也有，在绝境面前，人是平等的。

“我觉得阿城的人生阅历，他的漂泊，就是为了看淡一切，却又能够看透一切。人是因为看淡，才能看透。”编剧史航的这句话，像是一个注脚。

贾行家这样评价过阿城的作品：阿城先生让我知道中国话该有的模样，和话语的窘迫，照见脚下一点地方，揣摩出无边暗处。想到他，就活得胆大了一些。

既然要胆大一些，那就“回到阿城”。史航说，真正要认识阿城，不能等着阿城向你走过来，你要向阿城走过去。

(本文配图均由理想国提供)

阿城 手绘

老教堂变身时尚书店

张。教堂改造的书店，这在北京还是第一家，在全国也是独一份。来到这里的人既可以看书、买书，还可以在设置的咖啡座，坐下来品尝咖啡。

它以“模范书局+诗空间”的身份重新开

赵承顺 摄/东方IC

炽热的地心深处

吴文琴

诗集《地心》是唐德亮先生的第13部文学专著，这无疑是是他多年来在文学创作的“蜀道”，勇攀高峰，笔耕不辍的最新佳绩。

这是一部感性与理性相互拥抱，社会担当和艺术担当相互糅合的精品力作，高度反映社会现实、极富正能量。

乡土、生态、民族、政治是唐德亮笔下书写不尽、常写常新的文学母题。他的诗歌与自然、生命、心灵、社会紧密相连，处处体现他宽广的阅世情怀和开放的诗学观念，身边之物景、生活之细微、灵魂之明灭、道德之召唤，社会之角落，都是他笔下汨汨的创作源泉。他善于从小处着手，往大处生发，常常躬下身子倾听，从每一个俯拾即是的事物中去发现、顿悟，从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精神撞击和心灵警示。

时下，乡土诗歌蔚然成风，但大多打着乡愁的幌子，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歌吟。唐德亮却立足本土原生态，有着自己浓厚的民族精神、独特的观察视角、深刻的情感体悟。他笔下的乡土意象既有地方色彩，又极具灵性，这源于他用心地打量、审视、聆听瑶山深处的一草一木。

如第一辑《山梦葱茏》中的《瑶人》：“他们很高，爬上屋顶/就能听到天堂上/盘王的呼吸/他们很低，像一株芨芨草/无人注目/他们的梦常被树叶覆盖/然后在泥土中生长金黄/他们是草尖上的珍珠/秋天被太阳融化/明天又悄悄爬上春天的睫毛”。诗句之中的意象铺排，如同春日流泻的阳光，流淌着诗意的灵性和光泽，无处不在向读者传递着温暖，照亮着前路。

而第二辑《多情乡野》，看似仍在写乡土，但观照视野的开阔，笼万物于笔端的自如，营造出了一个辽远无边，余韵绕梁的诗意图空间。从地下的微小到地上的宏大、从时间的绵长到空间的旷远，都在这里交汇、碰撞、相互对话，彼此发生。

在阅读过程中，我仿佛屏住呼吸在观看一部生态纪录片。既泥醉在绿色生态的怀抱之中，又在生态危机的疼痛中无法抽离。且看葳蕤郁的《绿瓦》，“这绿瓦托起亿万缕阳光/这绿瓦喜欢收藏鸟鹊向彩云捧出心曲/这绿瓦以片片绿掌向烈焰挑战/享受绿瓦在头顶编织绿影/在透明的绿藻中让纯情的梦漫过遥远的天空”。诗人连用了“绿瓦”“绿瀑”“绿影”三个妙不可言的意象，让人置身在此巨大的天然氧吧，无不心旷神怡。

以长诗为代表的第三辑《燃烧之魂》，集中体现了诗人对历史和社会做出担当的责任意识。如《地心》，通过对大地母亲的审视、感叹和思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连串潜藏于心的灵魂拷问：道德良知、社会道义、历史使命等。诗人惊异于大地的无所不包，从而“寻找地心”“深入地心”，因而“灵魂也有了地心的温度”。整首诗在语言纯度、诗意图浓度、思想深度、创作难度等方面全方位地彰显出诗人对社会担当的坚守和对诗歌艺术的追求。

诗人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借助情绪饱满的诗性文字传递并辐射出来，带给读者无尽的沉思、力量和温暖。

唐德亮的诗文如同他低调的为人，貌似波澜不惊的大海却积蓄着惊涛骇浪的力量。他始终秉承自己的诗歌信念，将个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紧密相连，用诗界的安静对抗尘世的喧嚣；用诗心的纯粹抚慰人心的忧伤；用诗歌的热忱书写胸中的道义；用诗艺的探索对抗审美的眼风。

手救他出牢狱之灾。在秋生主持青镇办学兴教这件大事时，又静静地提了行李箱，来做学堂的教习支持秋生。秀梅是那个助秋生成就事功，与他并肩前行打天下的女人。品性高洁，有胆有识的秀梅，帮助秋生完成了从家长到族长的角色升华和地位巩固。

女人滋养了男人，以何种方式退出也是一种密码，揭示了男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需要不一样的地母滋养。

秀梅用青春的鲜美，把秋生从男孩变成了男人，开辟鸿蒙，做了秋生的警幻仙姑。大家闺秀玉玲，身份比秀梅干净许多，然而却是个情感上的聪明面孔笨肚肠。桂玉是最典型的妻与母的形象。在桂玉这里，情欲的作用，是为传宗接代繁衍生息；爱情的感觉，更多是与亲情水乳交融。男人能离开初恋，能离开情人，却离不开生命中的妻子，因为只有妻子是注入在每一天的烟火日子里的。妻子桂玉的离开，让秋生茫茫然失落了凭依。这时候秀梅的存在就变得特别重要。老年的秋生，开始脆弱，精神需要有一个安放的所在。知性、能干、克制的秀梅，成全了他人生最终的圆满与安全感。

男人家，女人家，拜天地做人家，就这样一世一世地繁衍下来。细细考究起来，时光是菩萨的经文，土地是菩萨的莲座，而家家户户里的女人，就是一尊一尊的菩萨。很多出土的汉画像里，是女娲娘娘执规，伏羲执矩，规作圆，为阳，矩作方，为阴。可见在久远的古文明里，女子乃是阳。到后来，变成为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仿佛天是赫赫权威，其实细细想来，地才是承载一切的，女人正是厚重地母。

男人家，女人家

——读《青镇人家》

秋